

丹麦国会议员提请政府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明慧记者林彤丹麦报道）随着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及其他受迫害被关押民众器官一事在国际社会大量曝光，引起了极大震动与关注。各界人士对此表示愤慨与谴责。丹麦国会议员、人民党副主席彼得·斯高如普（Peter Skaarup）就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向丹麦外交大臣提出质询，并表示这是非常残忍、无法接受的事情，提请政府关注此事并向中共表明反对立场。

同时，他还就此事向丹麦健康大臣提出两项相关质询。

彼得·斯高如普就其向丹麦政府提出的上述三项质询，接受了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采访。他向记者说：“我（向外交大臣）提出的质询是有关中共当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一事，我认为对于人类来说，这是非常残忍的，丹麦政府应当关注中共当局所做的活摘器官的行径，并告诉中共当局，这在二零一二年的今天是不能接受的。”

他表示：“我也就此向丹麦健康部提出了咨询。我希望丹麦外交部和健康部能够正告中共当局，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人民。我也期望丹麦政府关注这件事情，并告诉那些丹麦的商界人士，当他们去中国大陆做生意时，必须出于道德的原因，告诉中共这是非常残忍的行为。”

彼得·斯高如普说：“我通过（向大臣们）提出质询，也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这件事情的广泛关注。”“这正是我为什么在议会提出这个问题。我



图：丹麦国会议员彼得·斯高如普接受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采访

希望人们都来关注此事，政府也要有所行动。从丹麦这方面，并与世界其它国家如美国、法国等，一起告诉中共当局，这样的事情是不能接受的。”

最后，彼得·斯高如普表示对中国的未来满怀信心 and 希望。◇

我曾被中共非法关押迫害七年，由于我一直抵制这种迫害，多次被更换监号，经常与一些精神病人、吸毒自残的犯人、监狱里最爱打架、最挠头的犯人关在一起。

在监狱里，狱警不让大法弟子盘腿坐着，双盘更是不可能，在床上坐着必须伸着腿。我明白自己是佛法修炼人，只要在床上，我就双盘而坐。监视我的犯人让我把腿伸开，我告诉她们，怎么坐着是我自己的权利，你们的干涉就是在犯法。犯人见我不把腿拿下来就上来搬腿，只要她们一松手我就盘上腿。

狱警开始找我谈话：“你的思想怎么想的我们不管，但你必须遵守监狱的规定，监狱里不许盘腿。”我说：“我不是犯人，监狱里的任何规定跟我没关系，怎么坐着是我自己的权利。”狱警见我态度坚定，就给我频繁换监区。

我被调到了最邪恶的监区，关在一个小号里，和精神不正常的犯人关在一起。从犯人说话的口气中感到，这个监区的人对法轮功很仇视。看守我的犯人是监区里出了名的坏人，外



号叫“黑鬼”。他一见面就想给我来个下马威，“法轮功有什么好的，把你炼到监狱来了？”我正视着他说，“你住口！你没有炼过法轮功，你只听一面之词，有什么资格来评价大法？！”他愣愣地看着我，不再自找没趣了。过了两天，我被调到了一个特殊的监号，这里都是狱警的打手，开始了他们蓄谋已久的阴谋——对我大打出手。他们把门关上，所有人开始对我进行暴打，一连几天的暴

打，但我仍然坚持盘腿打坐。狱警看暴打对我并没起作用，而且打坐次数更多了，就又给我换了监号，关在一个小号里。他们找茬把我双手铐在床上，夜里十二点时，我全身酸痛难忍，我仍坚持着慢慢地坐了起来，因为双手被铐着，不能双盘，就在我坐起来的瞬间，全身疼痛立即消失！我的泪水哗地流了下来，我真实地感到：佛法修炼的神奇，师父就在身边！我被铐在床上整整五天，我始终坚持打坐，五天后我下床洗脸时，我的脸上了一层皮脱落下来了，当时我不知怎么回事，再用手摸脸时，感觉整个脸都是光光的，滑滑的，再也没有了以前粗糙的感觉。在师父的呵护下，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变化，犯人看到我都说：“你的皮肤怎么这么好？”连恶警们都说我皮肤太好了。恶警们真实地看到了我身体的变化，他们没再说什么，也再没有对我用过任何暴力。

一次，主管恶警找我谈话，很无奈地说：“你为什么非要那么坐着？为了一个姿势吃了那么多苦，值吗？”我微笑着告诉他：“因为那是佛坐着的姿势，是最神圣的！”◇

郭小军家属赴京向最高法院提申诉立案

(明慧网通讯员上海报道)原上海交通大学教师、法轮功学员郭小军的妻子徐文欣,九月二十日和两位律师一起到北京,为郭小军遭冤判一案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立案。

在与北京最高法院法官约谈过程中,郭小军的律师指出,此案不仅判决依据《刑法》300条站不住脚,而且存在刑讯逼供,直接导致郭小军目前的眼睛和身体恶化,并且他还被剥夺聘请律师的正常权利,此案应该重新审理。据悉,最高法院法官无以应对,但拒绝给予答复。

郭小军于二零一零年一月七日被上海宝山国保警察绑架,遭刑讯逼

供眼睛失明,被宝山法院枉判四年。郭小军及家属不服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上诉,中级法院同年十月维持了原判。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郭小军第二次被非法关进提篮桥监狱,不久家属便得知郭小军眼睛进一步恶化、濒临失明状况,随即向监狱要求放人给予及时治疗,但遭拒绝。

一年多来,提篮桥监狱对郭小军的迫害变本加厉,不但恶意让他吃不饱饭、不许晒太阳,还经常关小间、不许开大帐,甚至年后还换一个死刑犯来监控他。该犯人受主管队长费强唆使,对郭小军整日恶语相向,随意

体罚。

一年多来,家属多次向上海市司法局、监狱管理局、市人大、市政府等相关部门投诉反映情况,但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鉴于提篮桥监狱对于郭小军家属所请律师在监狱要求会见多次遭到拒绝,二零一二年五月,家属在提出控告的同时,向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提出申诉。但二中院依旧非法维持原判。郭小军家属及律师继续向上海市高级法院提出申诉,被高院驳回,维持原判。

家属和律师不服,继续向北京最高法提出申诉要求。九月二十日,郭小军的妻子徐文欣和两位律师一起赴京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立案。◇

大陆的新闻界

【明慧网】我从业新闻19年,做过记者、编辑、总编,也算资深媒体人了。新闻行业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同时又因为和政府关系近,广泛接触各行业,知道的信息比较多,大家认识问题也比较清楚一些。但新闻可不是随便写,中央级媒体直接受中宣部领导,《北京晚报》、北京电视台等归市委宣传部;各省、市、县的电视台、电台、报纸、网络归当地宣传部管,既负责任命总编、台长,也负责指示,奖罚。其实,等于全国几千电视台、电台,几千报纸都归共产党管。

当年,共产党在国统区要新闻自由,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毕竟还有共产党办的一些报刊等,九十年后的今天,共产党执政,大陆没有一家独立媒体,你说是进步还是倒退?圈里的人都知道,我们不是无冕之王,而是“党的喉舌”,所以,说什么不说什么,怎么说,不取决于我们的新闻事实调查,得根据“党”的需要。编造假话,隐瞒真相,是我们工作的两大内容。

每早例会,各报主编、各部主任要听明白两点:一个是不准报道的真新闻;一个是必须报的假新闻。记忆中,有一阵电视里天天“法轮功”,播音员无论男女,表情严厉,口气尖



■ 央视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很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等着拍戏。

高,措辞强硬,似乎谁炼法轮功,他就是土改时的地主、反右时的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多年来无论是谁,一旦“定性”成了“坏人”,剩下的不就是专政的“铁拳”吗?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法轮功运动结果是什么?运动的对象法轮功修炼者面临着怎样的境遇?多少人被非法抓捕、劳教、被非法判刑?对普通民众也好,对新闻界本身也好,黑幕重重,真相不得而知。法轮功,成了中国大陆新闻最禁忌的话题。

相对应的是海外,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法轮功,有人类居住的六大洲都有人炼法轮功,继加拿大在1999年7月26日发表声明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河北武安市法院判决被驳回

(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中共法官对迫害法轮功的案件向来都是随心所欲,想怎么判就怎么判。今年二月,河北邯郸武安市法院针对王洪亮夫妇一案,在不通知其家属和律师的情况下悄悄进行“偷判”。当事人不服上诉,目前此案被邯郸中级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被驳回武安市法院重新审理。这在邯郸地区所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件中是头一次。

其实,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直到现在,中国并没有一条法律认定法轮功为邪教(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就是在法庭上,那些被中共操控的“法官”也从来没有谁能确认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哪一条法律法规的实施。◇



剪纸《法轮大法好》